

第四回

## 內山兄哥囡仔時

內山兄哥真風騷      百果林    揣食臊  
細漢時    井仔腳      藏水沫    飛天藏地足歡喜

西北雨    畚畚滴      三不五時相創治  
李仔    梅仔    佮桃仔    柿仔    橄仔    佮蘋婆  
荔枝    龍眼    佮楊桃    果子滿坑坎    四季挽透透  
日頭招月娘來探

跤底石    燒過頭    大粒汗直直流      遇到    臭青毋睏中晝  
果子簍措咧走      鴟鴞飛過厝尾兜    日頭落山心會操

田嬰仔    吱吱吼    笑阮作山拼過頭  
青暝牛    大氣口    怨嘆少年做甲老

—2007邱美都「真林內山兄哥」



員林畫家董秋蘭2007作品「新妝」，  
台灣高鐵穿越百果山。

# 內山兄哥囤仔時

日治時期員林山坡人家三合院，陸續擴建或重建，樁牆厝、竹編仔厝、瓦厝等等，許多古厝保留至今。泉州寮聚落也不例外，因子孫漸多分房擴建，清末的泉州寮吳厝已有吳林勝家族，在九芎樹東另起造樁牆厝三合院，座北朝南正身設第二個延陵堂。還有吳清足家族在井腳東另起造樁牆厝三合院，座東朝西正身設第三個延陵堂。吳林勝三合院西面清河堂人家，墾山種雜果、蕃薯、芋頭、山菜，自足自給，偶而帶著山產或砍柴割芒草，到林仔街零售，換得糊口生計。

## 員林佃田作

日治時期泉州寮分屬柴頭井和湖水坑，兩大庄皆為山坡地，內山兄弟勤奮打拼，田佃作一輩子，老死山林。清末民初，十四世吳火蔭和吳蓮貴家族住開基厝，蓮貴生吳楓，吳楓夫妻單靠種植雜林果樹維生，有時會到林間撿拾掉落乾柴，劈成薪火，撿拾乾樹枝綁成網，揸到林仔街西面米篩目街兜售，他們「食苦當做食補」勤儉過日。吳楓夫妻生四子俊來、準、斷、土，一家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泉州寮延陵堂吳楓派下十七世兄弟六對夫妻左起金參、沛林、木錢、木城、木榮、木墻。（楊銘欽翻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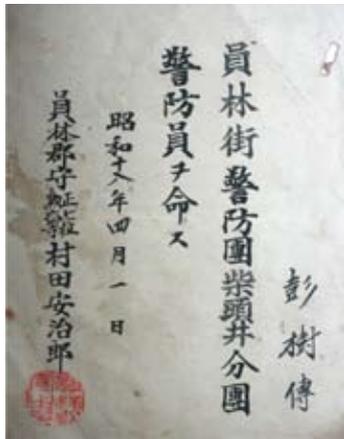


《彰化縣志》記載1901年廢縣設廳，隔年廢保甲局改選無給職的保正和甲長，十戶一甲、十甲一保，由保正監督甲長教誡住民、調查戶口、取締出入人員，並輔助警吏搜捕犯人，管理土地丈量，處分違規者，褒賞與救恤，徵收並處理過怠金，經費預算及賦課徵收等。當時設有員林警察派出所，下設員林保甲事務所，書記辦理戶口登籍，副書記查報犯人和聯繫。



◆林厝派出所今貌

直到1906台灣設戶籍，彰化廳燕霧下堡、武東堡、武西堡，其中武東堡轄員林街、萬年、大饒、湖水坑、柴頭井、番子崙。吳楓1909年獨立門戶，由開基厝遷到對面另起造樁牆厝，他到員林保甲事務所向書記登記分戶，戶籍簿登載「田佃作吳楓由叔父吳火蔭分戶」，新戶籍地址「柴頭井庄五番號」，由祖厝分祖另立延陵堂，庄民叫「南昇厝」，世系為吳伯惠→溫和→易雅→蓮貴→楓→俊來（→沛林、金參）、準（→木城、木錢、文筆）、斷（→木墻、木榮）、土（過繼吳番後→清發、清源、清秀）。



◆陳惠聲收藏、楊銘欽攝

1920年行政大改革，員林改屬台中州員林郡員林街，轄員林、三條圳、十七份、南平、大埔厝、東山、三塊厝、萬年、大饒、湖水坑、番子崙、田中央、溝皂。台中州員林郡警察課，下設員林、東山、柴頭井派出所。柴頭井派出所在柴頭井一番號，掌控員林東區柴頭井、湖水坑、番子崙、大饒庄出入。木製日式平房，設有高塔，塔上有擴音

設備和警報發送器，柴頭井派出所成爲員林東區掌控中心，許多地方的風風雨雨，和這兒形成拉鋸戰。

吳五龍表示，日治時期各庄街設保正，湖水坑分三保，前期保正由地方推薦，其中二保陸續由黃文耀和黃添勢任保正，後期改官派，需會說日語，二保由黃天賜任保正，三保吳玉書任保正。此外，還有出水的張闊口保正，泉州寮的吳樹保正。

吳楓公子吳土（1911-1997）過繼給同宗吳番，世系爲吳伯惠→溫和→勤成→朴雅（捷高）→吳水、吳番等六兄弟，族裔清發談起墾山故事，早年吳捷高夫妻都是種山苦力人家，住在吳氏開基厝，生六子，生活艱苦勤儉累積，爲孩子置田產，在開基厝東南買地，種植山蕃薯和野菜園，翠綠的蕃薯葉一畦畦，共六畦園，吳番六兄弟，每人一畦「蕃薯稜」，在地人叫「六稜」。

六兄弟老公吳番娶吳愛，族人叫她「尪孀婆」，當開基厝住不下，吳番夫妻在六稜逐步建樁牆厝，赤足到林厝石坑撿礫石，一擔擔挑回六稜，緊密堆疊地基，再緊密堆疊排列成牆，牆裡加入黃土擠壓堅固，屋頂蓋稻草，成爲避風雨的草寮仔，吳番由開基厝分戶逐步起造三合院，正身設延陵堂。俗諺說：「蕃薯落土毋驚爛，風吹日曝根愈炭」，強韌的蕃薯生命力，伴著先民汗滴，三餐離不開蕃薯，話說：「時到時擔當，無米煮蕃薯湯」，蕃薯見證當年代艱辛生活。吳番養子吳土娶彰化人黃梅，擅長歌仔戲演出，六稜吳厝周邊種滿雜果樹，有楊桃、龍眼、荔枝、桃李梅柿、橄欖、蘋婆等，吳土兒子清發、清源、清秀耳濡目染，傳承布袋戲技術，父子在泉州寮創立員林新樂園掌中戲團，成爲台灣布袋戲文化的重要發源地，打造百果山布袋戲王國。

員林山林人家除做山外，有人辛苦積蓄到山腳下買良田耕作，日治時期泉州寮吳斷經媒妁之言，娶番子崙宋擲，生木牆和木榮兩兄弟



。吳斷一輩子種山，點滴累積，有錢不知道花，除讓孩子讀書外，還到山腳下買水田，早年大人訓過「做牛著愛拖，做人著愛磨」，木墻木榮兄弟跟父母下山耕田，沿著泉州寮石頭路出山，從柴頭井派出所沿著員大排水溝旁小路，走在野草漫漫圳溝旁，跟著大人腳步到萬年庄耕作。

收割時，日人像「抱壁鬼」，三不五十腰繫長刀，腳穿長統靴，頭戴帽子，氣勢高張地站在收割場，從收割、曝曬到風鼓去殼裝袋，一路監督計算收成袋數，品質好的改良米（蓬萊米）需全數繳到員林農會組合，運回日本。台灣農民生活艱苦，三餐以蕃薯為主食，平日只能依配給購得一點劣質米供食，想嚐嚐自己親手種的白米飯，還得冒生命危險，有技巧地偷藏一點稻穀，有的在偏僻田土挖洞藏入小醃缸，有的包裝再包裝塞在屋樑上。

木墻小時候見過嚴苛的日本大人叫內山壯丁，手持長棍刺刀，挨家挨戶搜刺，抓到偷藏稻穀或偷樁米者，二話不說，立刻拖到柴頭井派出所。吆喝屈膝夾棍跪地，庄民早已嚇得「泄屎」，渾身發抖，日本大人用長皮帶抽打背部和屁股，難以忍受的皮肉痛，叫天不應叫地不靈，而後得畫押⊙，家中旋及被貼上白色長條狀封條，成為列管人家。在衣食欠缺的年代，大人總警示小孩：「米飯一粒著拈起，拍損五穀雷拍死」。縱然，當年受高壓，然強韌的農民為了生計，依舊不屈不撓者多。



◆泉州寮吳木城無師自通的工藝品「果園農具」，上方蛤仔篩、簸模、果子籃、洗衣籃；下方果子梯、竹仔籬、龍眼鉤、畚箕、扁擔；右上娶路雞仔。

## 泉州寮井腳

出水坑、湖水坑、柴頭井處處湧泉，出水坑南面泉州寮泉水豐富，四處滲水匯集坑溝，西流到林厝仔口，再往山腳下奔流，活蹦亂跳的水流，是老天賜給山林聚落的禮物，庄民十分珍惜，地方口耳相傳此地湧泉處鑿井共用，井底周邊以大樹幹圍成，加上黃色圓石堆疊成井，甘甜出水井惠我鄉里，「出水」遠傳。

《彰化縣志》曾記載出水井故事，1830年間，大武郡保出水坑庄有湧泉，後坑內流出的水清澈潔淨又甘甜，庄民多汲取，餘泉作灌溉良田、果園，有數百公頃。當地有一傳說，每次泉水大湧時，果農田作必大收成；泉水若驟竭，則穀價與果價高昂，歷驗不爽也。

泉州寮古井甘甜醇美，耆老陳惟忠和吳清發提起，公井原屬最早入墾的吳姓所有，陸續遷入張、陳、黃姓家族，大家共用共存，後因需求量大，庄民集資將古井腹地擴建升高，目前地契屬吳和陳姓公有地。耆老皆有一段共同的古井記憶，早年公井泉水天天湧出井面，白天熱鬧，庄民自製竹管導引泉水到果園灌溉，桃李梅柿、橄欖、蘋果、荔枝、龍眼、鳳梨、楊桃，甜美果實倒掛枝頭；井腳西面曾有稻田，加上台地間一畦畦山蕃薯、芋頭、蕹菜、野菜等，年年盛產，成為庄民賴以生存的活泉。

木塙和清發童年最喜歡戲水，山頂囡仔與山林為伍，以山泉為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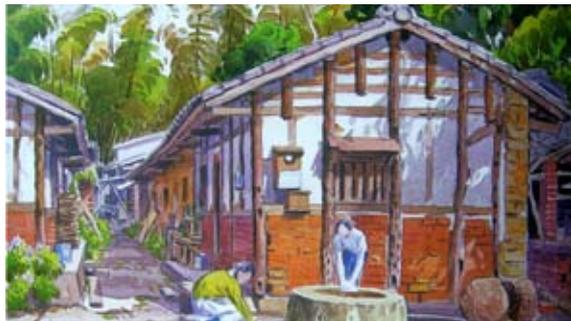
◆《彰化縣志》記載1830年間大武郡保出水坑庄有湧泉，後坑內流出清澈潔淨甘甜之水，庄民多汲取，餘泉作灌溉良田、果園，有數百公頃。當地傳說每次泉水大湧，果農田作必大收成；泉水若驟竭，則穀價高昂，歷驗不爽也。



，湧出公井口的清泉流到井腳下方，形成三個水池，例假日成群結隊的孩童呼朋引伴，衣褲脫放上面果園，撲通跳進水池嬉戲，主人趕人，孩童光溜溜跑給主人追，跑回果園穿衣褲。懷念的山泉水，夏天高蟬伴唱暑氣全消；冬天綠葉伴舞，熱呼呼泉水冒煙，天然的溫泉浴，哪個孩子不喜歡呢？

員林音樂家施福珍表示，早年不斷創作台灣囡仔歌，〈藏水沫〉方子文詞、施福珍曲，歌詞「天氣燒熱汗那滴，來去田庄避，外公外嬭疼惜阮，叫阮莫返去，釣水蛙，掠鱖魚，實在真趣味，溪水清清當泗水，也當藏水沫。」另外他由通俗遊戲歌「小皮球」譜出「開花二十二」，原「小皮球，香蕉油，滿地開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施福珍將「二十一」改「二十二」，「小皮球，香蕉油」改「拔仔红柿」，歌詞中數數「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可配合遊戲；後段施福珍加「姑娘仔未嫁滿滿是，開花二十二，一目眨，一目眨，二八二九三十二」，寫出期望女孩嫁好人家的心情。

山林孩童喜歡戲水，也要到湧泉處挑水回家，在桶上綁長繩，將桶丟入井，用力甩繩，只見桶子一百八十度翻滾入井，再用力上拉，滿桶泉水撈上來，小孩抬回灶竈倒進大醃缸，來來回回好幾趟才能裝滿。身強體壯的木牆記得，童年最喜歡看泉水從井口四處漫流，白天井腳熱鬧滾滾，庄民各取所需。冬暖夏涼的井水超級棒，夏季清風送涼，白花花涼泉成爲孩童戲水的天然遊戲場。冬季的泉州蔡井腳，源源不斷湧出井外的溫泉，流滿井腳，流滿厝邊坑溝，白煙由水面向上飄散，十二月



◆員林畫家施南生1989年古井作品（楊銘欽翻攝）

天還是山頂圇仔游泳天，溫暖孤寂的心龐。

新嫁娘也不例外，三天就到井腳洗衣服，村婦用「麻飛籽」洗滌物品，泉州寮人家常到樹林尋得高壯「麻飛」樹，結滿一粒粒大果實，果皮削起做天然肥皂洗滌物品，果實內長滿「麻飛」，成為小孩玩耍的玩具。井腳四季如春，井邊大榕樹蓊蓊鬱鬱，長鬚飄曳，麻雀和青笛仔練歌喉，老人家樹下乘涼聊天，小孩子一群群，婦女擣衣洗盤。午后的陽光燦爛，菓嶺井腳果香四溢，熱鬧滾滾。戰亂時期，日本兵、滿州兵、滿州大馬等，戰後初期中國兵，都曾駐紮在湖水國民學校，天天到井腳洗澡洗東西，他們十分讚美且依賴這口井。

庄民飲水不忘思源，感恩的心存在老一輩心底，庄民相信天有天神、土有土神，當然井水也有水神，早晚三炷清香插井邊，感謝水神恩賜源源不斷出水，感謝「井仔公」水德星君有庇佑，泉州寮的泉水萬年久遠，孕育員林菓嶺人家。

## 鹹酸甜滋味

內山圇仔與山林為伍，書讀不多，卻在大自然中學習生活本領。日治時期泉州寮吳氏奠基早，五個延陵堂三合院聚集，桃李梅柿、鳳梨、荔枝、龍眼、楊桃、蘋婆等，多果種滿屋前屋後，三合院玩伴多，活動場域寬闊，孩童個個練就巧手，玩起遊戲花招十足。山上人家辛苦種果子，各姓氏三合院正身廳堂煙薰嫋嫋，左右護龍延伸幾條，雞鴨鵝豬全飼養，護龍設有方形水泥儲水槽和焙灶，家家戶戶都有烘焙龍眼乾經驗，大小方型焙灶每年初秋焙龍眼一次，比門大的竹籬仔放灶上，鋪滿龍



◆出水巷楊姓果農從小就肩挑荔枝，赤足穿梭果園中。



眼，乾柴薪一根根丟進灶口，灶火連續焚燒一天一夜，大灶持續高溫，烘焙八百台斤龍眼，小灶二百斤，總是「五斤溼的焙一斤乾的龍眼乾；三斤龍眼乾剝一斤龍眼肉」，最後用「攪桶仔」手搖分級後包裝，自食、送禮、兜售皆宜。

世居麒麟坑江夏堂的黃清鏞，童年跟大人種山，各種果園農具掛右護龍工作間，有竹製果子籃、採果梯、竹仔籬、龍眼鉤、龍眼叉、楊桃籠、鏟仔、秤仔、吊繩、扁擔、竹椅等。泉州寮吳木城撿拾廢棄刺竹巧手製作各種果園農具、農村景致、常見農具和動物等，2000年至今已製作兩百多件作品，無師自通的果農工藝家，成為泉州寮家喻戶曉的人物。

農閒醃漬果乾，統稱「鹹酸甜」或「蜜餞」，三合院大埕一塊塊長方形竹籬仔排整齊，上面鋪滿橄欖乾、楊桃乾、龍眼乾、荔枝乾、芒果乾、梅子乾、鳳梨乾、蕃薯乾、桃仔乾、李仔乾等，曬得黝黑發亮。曝曬多日脫水，加上赤糖粗鹽後裝甕，覆蓋三至六月，醃漬成鹹酸甜，成為茶餘飯後最佳零嘴。甚至，有庄民集中成堆荔枝，全家大小坐矮凳，左手荔枝，右手用小鐵絲往荔枝內插挑擠，幾秒鐘將荔枝外殼、黑籽、白果肉分開，庄民「撓荔枝」功夫一流，幾個人一天可挑一大桶果肉，山腳下蜜餞和食品工廠員工上山運載製作罐頭。撓荔枝、焙龍眼、曝果子乾，醃漬鹹酸甜……大人小孩分工合作各司其職，忙碌身影，成為共同的生活記憶。



◆圖為出水巷張秀康向邱美都解說，六十幾年的紅土焙灶及烘培龍眼乾的過程

木墻、木城和其他山頂囡仔差不多，四、五歲赤腳跟父母作山、種田、焙龍眼乾、攪橄仔、曝李仔，農地散佈寬廣，坡地種水果，山腳下農地種稻米、芋頭、蕃薯，農事忙碌又辛苦。囡仔兄照樣跟大人

一樣，一根扁擔肩挑兩簍水果，跟大人到員林街零售。果農撿拾圓形大石頭堆砌成山路，兩旁堆砌小石頭固定，果園以石頭排列為界，六月天熱氣騰騰，赤腳農家大人小孩，走在滾燙的石頭路，烤焦的腳底，伴著「大粒汗細粒汗」，甘苦無人知。一年到頭做農事，除夕也得到山坡摘「鵝仔菜」養鵝，煮豬菜給豬吃，割野草餵羊，只有過年休息，初三又開始做農事，唉呀！大人叫小孩「食苦當做食補」。

三合院雞犬相聞，衛生條件差，老鼠吱吱叫，四處竄跑，養貓抓老鼠是常有的事，大埕「狗追貓、貓追鼠」處處可見。養台灣土狗看守家門，出外追野兔、田鼠、山毫（山鼠），防止到台地偷吃農作物。雞鴨鵝和火雞是每戶必養的家禽，用竹籬笆圍個圈，白天放行覓食，咕！咕！咯！咯！哦！哦！加上貓兒牆上喵喵！喵喵！狗兒屋簷下旺！旺！樹梢麻雀吱吱又喳喳，白頭翁高唱「巧克利！巧克利！」，知了「唧唧——」合音，儼然像台灣山林合唱團，與世無爭的山林人家，生活腳步簡單悠閒。

耐心等候，屋前屋後出現一窩蛋，大人依經驗一粒粒對著陽光或



◆百果山麒麟坑黃清鏞手持龍眼鉤，介紹果園農具，有果子籃仔、採果梯、竹仔籬、龍眼叉仔、鏟仔、秤仔、吊繩仔、扁擔、竹椅等。邱美都手持楊桃籠仔，後方為焗灶。

燈泡，觀看內部是否「有形」，是否存有受精黑點？發現受精蛋放回窩裡，讓母雞母鴨母鵝各自孵化；至於未受精的蛋，內部有些硬化不易煎蛋，放入爐灶餘火燒烤撥殼，成為孩子最佳零嘴。

利用廚餘和野菜養豬



是山林人家的重要家事，三合院護龍前，圍個與腰部同高的方型豬圈，幾根木柱撐頂，鋪上稻草屋頂，成爲「豬牢」。小資本養兩隻小豬，大資本養十幾頭豬。長大後販賣，找來左右鄰舍壯漢，四肢用繩索網綁在一根粗壯長棍上，兩人合抬一頭大豬，到山腳下「豬灶」，也就是屠宰場販賣，所得貼補家用。販豬回家的庄民笑臉迎人，準備簡單祭品拜石頭土地公，感謝保佑讓住家順勢平安有豐收，還會準備魯湯「辦桌」，有北菜、滷肉、肉羹、米飯等，宴請抬豬者，歡喜慶豐收。

前人結廬而居，依姓氏或原鄉地聚集成聚落，最早的草寮仔採自山野林木當樑柱和門窗，割茅草和稻草葺頂，就地取材，撿大圓礫石當地基和牆座，再用細砂黃土擠成土牆，建造遮風避雨採光差的樁牆厝。爾後，子孫繁衍需另建三合院，建材陸續改善，屋牆有土壘、竹編、磚造，屋頂有細瓦、水泥厚瓦，形成正身、護龍、子孫巷、大埕等口字形居住空間，四周插刺竹圍籬，防颱防盜防禦作用強。各院落雞犬相聞，貓鼠處處，所謂「豬來窮，狗來富，貓來起大厝」，人與動物和諧相處。

早年日人強制屋舍改換大型玻璃增加採光，修築聚落道路叫保甲路，每年春秋兩季規定大掃除，撲滅鼠疫。設簡易自來水、公共鑿井、公共火葬場、公共墓地。員林山林聚落到處都是坡地、坑地、果園、山溝，少有小偷入侵，戰後台灣日漸裝起鐵窗，這兒卻鮮少人加裝鐵窗。

孩童以山階爲遊樂設施，山林爲捉迷藏腹地，騎馬打仗、官兵抓強盜、老鷹抓小雞。山頂囡仔像猴子蹦蹦跳跳，腳力一個比一個好，「奕牌仔」、「相偃」、「蹠腳跌」等刺激又好玩，「蹠腳跌」時一群孩子分兩派，土上劃大四方形，中間劃分界線，一聲令下，個個單腳衝撞對方佔地盤，小貓喵喵叫，小狗旺旺叫，成爲忠實的加油者，你輸我贏一回又一回，玩到天黑還捨不得散去。孩童的遊戲取材山林

，撿幾袋黑龍眼籽，手指彈過來彈過去，就可玩一個下午。用樹枝製作彈弓彈小鳥，用長竿黏知了，用樹幹做鞦韆擺盪，還有踢盒子、跳房子、佔城堡、玩彈珠、橡皮棒球……。

哈！古稀老人的童年記憶，依舊少年不知愁滋味，內山兄哥回憶起來，往事歷歷在目。山頂人家是勞力的苦人家，堅毅古樸的性格，加上濃濃人情味，果林生活平靜穩定，回味起來，甘苦中的淡薄，依舊讓人懷念。

## 員林山林的野朋友

員林山林成爲八卦山脈西坡野生動植物最愛的家園，尤其是蝴蝶、鳥類更是多樣，牠們「來無通知，去無相辭」。木牆興奮談起童年記憶，樹林常見小動物一籬筐，傳說中的飛鷹穴，在地人稱泉州寮後方的藤山和臥龍坡是「鷹仔地」，每年春秋老鷹群飛，有黃頭鷲、灰面鷲、大冠鷲、鳳頭蒼鷹等，十分壯觀。

庄民以老鷹爲吉祥動物，家中滿月嬰兒，由好命男長者用一條布製長「揸巾」纏繞，將嬰兒揸到崁頂平台「喝鷓鴣」，喊叫「來哇！鷓鴣！」，期望將來像老鷹高飛，「滿月喝鷓鴣」習俗頗有趣味。

春天稍不注意，老鷹會俯衝下來，鷹嘴向下瞬間低飛，鷹爪迅速夾走小雞，嚇得雞群亂叫亂飛，母雞咕咕張翅保護小雞，但爲時已晚，三合院人家常目睹辛苦飼養的小雞被鷹爪夾在空中，無奈的嘆息掩沒在老鷹嘎嘎的霸氣中。「烏鷲逐鷓鴣」、「鷓鴣抓雞仔子」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相似，存在大自然的競爭與生存間。



◆吳錫欽拍攝南路鷹



走入山林三百六十度巡視，必能發現八卦山特有動物，枝頭上麻雀、斑鳩、紅鳩、小啄木鳥、洋燕、烏鶯、畫眉、紅嘴黑鵯、白頭翁、伯勞鳥、翠鳥、綠繡眼、蟬等，吱吱！喳喳！唧唧！巧克利！像音樂會場，立體演唱秀從未停過。還有鳳蝶、粉蝶、白蝶、黃蝶、斑蝶、蜻蜓伴舞呢！仔細搜尋常會找到攀蜥、石龍子、印度蜥蜴、樹蛙、蟾蜍、小雨蛙、赤腹松鼠、臺灣鼯鼠、獨角仙、鍬形蟲、竹節蟲、山蟻、竹雞、雉雞身影，撿起乾枯長樹枝逗弄，身手矯健的小動物，一溜煙不見蹤影，只剩聞風不動的山蝸牛和蜘蛛，悠哉悠哉掛林間。



◆青山國小教師劉上平攝影作品「熊蟬羽化」。

嬌客五色鳥或是偶現蹤影的貴客八色鳥，都是相當迷人的朋友，員林山林終年常綠，不遠處傳來「啞！啞！啞！」五色鳥歌聲，二十公分窈窕身長，穿著「紅黃青綠黑」羽彩衣，雜食性的五色鳥溫和討喜，母鳥常叨小蝸牛、螳螂、蝨斯、蚱蜢、蟬、樟樹子、榕樹子、木瓜等食物回枯木巢，粗硬尖嘴啄洞築巢，啄木聲像和尚敲木魚，庄民叫「花和尚」。瞧！停在樹梢或電線杆頭的，是麻雀？燕子？烏鶯？五色鳥？綠繡眼？都有可能喔！

不過！要悠遊山林得自衛，大人總千交代萬交代，走在樹林務必拿根長樹枝，邊走邊空揮，揮走蜘蛛網；還要邊走邊打草驚蛇。遇到龜殼花、雨傘節、百步蛇、臭青母、虎頭蜂要鎮定，如敬鬼神般迅速遠離。出入樹林，悄悄成爲山蚊子香客，入山客人不知情，四肢紅咚咚的小腫包，抓這裡也癢，抓那裡也癢，怎麼山頂人完好如初？老人開玩笑說：「阮山頂蠓仔識人，蠓仔是阮飼的，認主人無認客。」



◆賴仲由拍攝五色鳥



◆劉上平拍攝獨角仙

「噦卡啾！噦卡啾！」樹頭、電線桿上，停著黝黑的烏鶯，長尾羽末端分岔像剪刀，神氣鳥瞰地上獵物。烏鶯是臺灣特有的原生鳥類，早在1753年《台海見聞錄》記載：

烏鶯似八哥，而通體皆黑，喙如錐，尾長，飛最疾，善作百鳥聲，夜則隨更遞喚，能搏鷹鷂，欲諸惡鳥飛空中，則竄啄其胸脅；鷹鷂飛較遲，爪不能及，負痛飛鳴而去；宿處惡鳥不敢近。

一個不小心，敏捷的大卷尾俯衝而下，堅硬嘴巴叨走小昆蟲或幼蟲，蜻蜓、金龜子等都是獵物，農民當作助手除果蟲，有時遇老鷹飛來，好強的烏鶯，會敏捷飛衝追逐挑逗，引起庄民矚目，頑皮的牠有時攻擊行人，尖嘴啄頭讓人嚇一跳，烏鶯一溜煙不見人影，只好又氣又好笑自認倒楣。烏鶯這個臺灣特有的老朋友，成為臺灣囡仔唸謠主角：

烏鶯 烏鶯 攢籃仔 扶土溜 一尾食 一尾糊目睷

烏鶯 烏鶯 嘎嘎啾 食蟲仔肉 搵豆油

木牆幼年常在樹林遇見山毫和田鼠，比老鼠大些，動作敏捷，經常出入咬食山間各農作物，成為山頂莊稼漢人人喊打的敵人。木牆家



種山樹薯，未成熟就被山毫翻攪出土，一粒粒山薯咬得剩下少部份；照日坪鳳梨剛長成，也被咬棄一旁，庄民又氣又無奈，不但減少收入也影響情緒。野生動物與庄民爭食天天上演，庄民得帶家犬上山巡守，鼻子靈敏的土狗是忠實守衛，聞有異味、聽有異聲、見有異狀，不必主人命令，忠狗馬上飛奔撲去，用腳爪在田土間翻尋，尋找脫逃的蹤影，絕不容許農作物入侵者，進一步非份動作。

那時木牆常跟著父母，利用農閒替種花生，出門看天象，知道「烏雲飛上山，鬃簑捉來慢」。平常除預防山毫入侵，還擔心野兔偷吃山菜，經常輪流帶狗到花生田追野兔，灰花野兔腥臭味濃，那是「羌仔」，山羌出沒會引起庄民注意。羌仔就是山羌，又叫山鹿仔，是台灣特有種，也是台灣鹿科動物中最小的一種，短角的羌仔叫聲如狗，腿細有力跑得快，十公斤左右身體遇敵先躲再逃，溫和的羌仔喜歡吃青草和山野菜，吃掉農作物，往往也成為盤中飧。台灣文學家鍾鐵民〈羌鴻一瞥〉說過：「山羌是台灣特有品種，非常珍貴。不幸羌肉是上等的野味，因此多年來慘遭大量捕殺，使牠差一點絕種。如今雖有法令保護，卻仍然可見山產店裡的羌肉料理。」

最讓木牆、木城印象深刻的是「鮫鯉」出沒樹林，鮫鯉又叫穿山甲，經常在山林間找小蟲子，停在樹下動也不動，緩緩將身上密密麻麻的硬鱗片豎起，發出陣陣臭味，一些不知情的昆蟲、蟲子、螞蟻等，漸漸爬上身，鮫鯉再將鱗片緊緊蓋起來，小獵物個個成為囊中物，小獵物個個昏眩後，牠用力抖動身體讓小獵物掉滿地，用長嘴飽餐一頓。倘若，一



◆台灣欒樹上的樹象俗稱臭腥龜仔，有陸生、兩棲、水生三種。（張鈺雪攝）

有動靜，大型動物或是人類靠近牠，鮫鯉會迅速縮成一團保護自己，人們拿根樹枝逗逗就放生，鮮少帶回家。不過早年有人專門到樹林設陷阱捕捉羌仔、穿山甲、野兔、老鷹，滿足餐廳老饕口腹之欲，俗話「一萬死九千」反諷過境的老鷹慘狀，一度形成八卦山野生動物稀有的窘境！

最讓庄民擔心提防的是神出鬼沒的毒蛇行如風。龜殼花帶毒的三角頭，連著棕褐色身尾，夜間匍伏穿梭坑溝和山林，尋找小鳥、小雞、蛋，強悍的攻擊讓人害怕。有毒的青竹絲，張口露出一對大管牙，青綠身軀滑溜溜，一不小心被咬，同百步蛇一樣毒，得立刻處置就醫，另外還習慣到鸞堂問事、或到土地公廟拜拜、或是找人收驚。庄民常在屋厝周邊灑白石灰，常翻動中空的原木或堆置的草堆，預防毒蛇棲息出入，當然掛在竹林的可能性更高。雨傘節、大莽蛇，一口口吞下整窩雞蛋、鴨蛋或鵝蛋。有時庄民抓到二、三尺長臭青母，綁在長竹篙上，剝下蛇皮，擠出一小杯蛇酒生喝，蛇肉煮湯進補。唉呀！入夜前，屋前屋後或樹林，檢查看看有沒有脫殼後的皮，還是小心為上。

入夜了，庄民早入睡，白天熱鬧的山頭，頓時像蓋住大黑布，四處黑壓壓，樹林無人跡，只有繁星點點、蟲鳴鳥叫，漆黑的台地田園，隱隱約約可見閃爍的煤油燈火，是庄民和家狗巡守山田的身影，只有迎接天敵挑戰，才能保全一季辛苦，一家大小賴以生存的農作物。

木牆常和耆老聚會，談起當年話題不斷，卻也感慨泉州寮早年生活文化樣貌，和今日差別很大，早年的古物流失很多，後人漸漸搬遷他處，沒有好好保存，以現代角度來看泉州寮早年的環境樣貌，是值



◆雕刻家黃媽慶2006「穿山甲」作品，松木50×25×17cm。（楊銘欽翻攝）



得觀光的台灣聚落，可惜諸多古文物和文化漸漸消失。今日過客到泉州寮休閒觀光，有不少文化據點可采風，諸如坡姜林大榕樹，可惜晚近被砍掉；泉州寮古井雖被保護，可惜晚近出水不多。山坡野朋友多，只有相依相存，人與大自然和諧，家園才能永續共存。興賢吟社詩人書寫《春晴》紀錄早年山景：

簷前溜尙餘殘滴，雨後塵全淨六街；最是踏青天氣好，香泥都印美人鞋。（黃溥造）

山中芳草綠無涯，霧散雲收爽氣佳；風軟日暖春一色，繡裙低護踏青鞋。（山樵）

## 烽火期

員林東邊山林資源豐富，湧泉甘甜，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自古每年夏季暴雨期，山上沖刷而下的礫土石流，帶來走山恐懼，讓山林人家惶恐不已，威脅山麓聚落安全。所幸，日治時期進行「員林大排水工程」十年整治計畫，排除柴頭井上游山洪及田中、社頭、員林一帶十四鄉鎮，約兩萬公頃面積土壤積水問題，並利用集水灌溉改善田作品質。果真，1941年12月正式由鹿港溪河道向員林內地動工，修築至埔心鄉油車村處，因戰亂激烈而停頓。《員林大排水工程記》記載：



◆錦蛇是常見的大蛇，棲息在草叢、溪邊、樹林，性情溫和，少攻擊人，動作敏捷，喜吃小鳥、蛙、鼠，善攀爬，卵生，目前列為保育類野生動物。（劉上平攝）



◆湖水坑吳文以(1894-1955)手稿「蛇咬」咒語，約1935年。（吳五龍收藏/楊銘欽翻攝）

地下水位甚高，夏季在地表下一公尺，使土壤毛細管含水率過大，故於每年第二期作收穫後，即須拖引犁田並將土塊積高，使土壤向光線與熱度之照射，而發生有機之化學作用，即俗謂自然造肥，所需消耗勞力，平均每公頃約十五工，增加農民負擔，更引以為苦。

員大排水溝原只是野草叢生的大水溝，容易被雜物淤積，自從整治後，不少林厝和出水坑沖刷的土石水，或是過多的暴雨地下水流，部分直接導入員大排水溝，減少山麓聚落威脅。

戰亂期間生活緊張恐怖，1935年山麓番子崙挖仔庄設員林青年學校（今大慶商工位址），又叫「員林青年道場」，專門訓練台灣青年軍事教育，成為員林郡教育訓練場所。1943年青年道場大廣場，身穿白軍袍戴軍帽的日籍軍人，對著一群員林郡青年，進行員林郡皇民青年訓練。同年曾有員林郡國民學校四十幾位男助教、七十幾位女助教，在此舉行軍事訓練研習會，並留下照片「昭和十八年度助教講習會記念攝影」。吳兆虎回憶，他曾被選為代表到青年道場受訓，內設有游泳池；吳五龍和楊火土表示，當年他們都曾入青年道場去割草做勞動服務。

戰亂期間，電火管制，白天全面斷電，入夜後村莊不得現光，屋舍只好將所有窗戶加花粗布窗簾，遮蔽一點燈火，曾有庄民不小心外露微弱燈火，當場被夜巡日本大人，拖到柴頭井派出所，用黑色粗皮帶鞭打屁股，實在可憐。山腳下有位江聰火（1921年生）回憶，戰亂期間，他擔任甲長，空中常掉下來許多未爆彈，擔心被庄民踩到可能會爆炸，他常冒著生命危險，拿畚箕掃子彈呢！

1944年9月員林變電所設立，每個三合院只能申請一個「電火柱」共用，泉州寮保正吳樹申請電錶，掛在樁牆厝面東屋簷下。吳榮文表示，吳樹之子吳課被迫到南洋充軍，重病遣回，三個月後往生，吳課妻黃婚辛苦育子，吳課樁牆土厝和電錶傳給木松，早年的吳樹畫像、



吳樹婁嫁妝櫥等至今保留完好。

湖水國民學校老師黃稱奇書寫小說《撐旗的時代》，紀錄戰亂寫實回憶，1944年10月12日TG—38—2及TG—38—3機動部隊開進台灣，稱奇在台北聽到「噹！噹！噹！」待避警報鐘聲，聽到「碰！碰！碰！」，有人喊「敵機上空！」稱奇不知所措。躲過危險，路上大家都很緊張，很多人戴防空頭巾戴鋼盔，連走帶跑趕路聽廣播，但廣播不會說戰況，連廣播者自己也不知，大家爭先恐後衝進防空洞。第二十陸軍航空部隊轟炸機群，十四日一天對高雄岡山飛機組裝工廠投下658噸炸彈，十七日空襲過去。日軍戰敗前，採用「神風特攻隊」一機陪一艦的自殺攻擊。

據庄民述說當年慘狀，員林有許多設施被掃射，不少人被射傷亡，諸如員林南門亞麻株式會社大煙囪、南平庄鳳梨合同大煙囪、圓林驛、青年道場大王椰子樹等，都曾經被美軍戰機掃射過。1945年4月1日湖水國民學校停課，校園變「俘虜收容所」，不久改為「日軍營房」，青年道場成為美軍俘虜集中營。吳喚騰回憶童年常見員林東山國民學校禮堂的日本兵駐紮，養了許多高大的滿州馬，卻一一消瘦死去。興賢吟社詩人書寫《病馬》：

曾飛逸足一軍驚，欲出今嗟病不行；  
 冀北良材宛西骨，憐他偏困伏波營。（張芳林）  
 百戰歸來孰抗衡，身衰力竭起悲聲；  
 天閑老盡驂驪志，辜負騰驤萬里行。（金陵）

青年道場附近全遭殃，當時挨家挨戶向地面挖洞，自設防空洞，也有幾戶合起來設防空壕。員林神社本殿東北角也設防空壕，木牆回憶戰亂期間，常常跑防空洞躲軍機，「歹年冬雞母踏雞公」，生命受威脅，正值少年的他會分辨空襲美機，有P38和萬尺高的雙管軍機。當美機來襲，「喔—— —」柴頭井派出所鐵架上警報器響，發出十二

聲短促空襲警報聲叫「彈水螺」，庄民間聲色變，紛紛驚惶走避剎那間得用大皮包裝好貴重東西，搬運到防空洞，躲到美機飛離，發報器長聲「喔————」解除警報聲，才敢走出防空洞，把貴重皮箱搬回屋內。



◆員林神社北面防空壕洞口今貌

後來空襲密集，什麼貴重東西都帶不走，只要人平安躲過空襲就是福氣。三天兩頭水螺聲呼呼叫，員林山區雖受戰亂之苦，卻未曾聽聞傷亡，倒是八卦山脈快官聚落，吳清發有個堂兄吳清叢被美機掃到腳，用中醫藥療傷許久未改善。派出所發報器，見證戰亂期間生死一瞬間的苦難。

稱奇1945年5月7日到台南巡迴診療一個月，車過員林兩次沒空下車看父母。當時傳出員林金鳳寺住持日本和尚岡部是間諜，吞金自殺，稱奇自小看這位住持穿雲水裝束，每天定時走過稱奇家，右手持錫仗左手持鈴，一邊走一邊唸經。學童見到他會敬禮，他一一回禮，稱奇很難想像岡部是間諜？據說死後，憲兵隊在員林寺庫找到無線電發射機呢！六月二十五日大本營發表「沖繩已失去一切聯絡」，許多人談論日軍敗勢已露。

稱奇弟弟早一個月去清水入伍，稱奇入營前趕夜車回員林，黑貨買賣者佔據列車廂，旅客連站都不能站。稱奇回湖水國校向校長辭行，上田校長給五圓「餞別」。七月三十一日晚上八點颱風來襲，「僕僕征途苦，遙遙蜀道長」，圓林驛外黑漆漆，驛內一大堆黑市人群。過去稱奇也曾好奇參加出征送行，當時覺得台灣青年沒有當兵義務，當兵是日人之事，與台灣人無關……。



內山兄歌的兒時記憶，如萬年甘泉漫流，等著有心人聆聽。邱美都書寫《員林內山兄哥》，紀錄早年的生活情景。

內山兄哥真風騷  
百果林 揣食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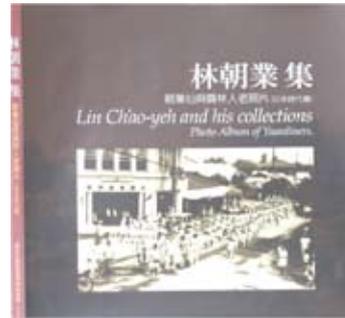
細漢時  
井仔腳 藏水沫 飛天藏地足歡喜  
西北雨 畚畚滴 三不五時相創治

李仔 梅仔 佻桃仔  
柿仔 橄仔 佻蘋婆  
荔枝 龍眼 佻楊桃  
果子滿坑崁 四季挽透透

日頭招月娘來探  
跤底石 燒過頭 大粒汗直直流  
遇到 臭青母暍中晝 果子簍揸咧走  
鴟鴞飛過厝尾兜 日頭落山心會操

田嬰仔 吱吱吼 笑阮作山拼過頭  
青暍牛 大氣口 怨嘆少年做甲老

—2007邱美都「員林內山兄哥」



◆《林朝業集—朝業仙與員林人老照片》2003年員林何醫院醫療事業集團，出版「日本時代篇專輯」。



◆早年的熨斗和草鞋鐵架，右下為早年師傅手持鐵板敲叫：「補鼎」。〈黃木井收藏/楊銘欽攝〉